

对谈专家：

唐克扬，建筑师。
茅明睿，城市规划师。
史建，建筑研究者。
陆铭，经济学家。

“何为理想的城市？”

异乡拼搏的年轻人在改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时，也在抒写自己美好的人生。那在他们眼里，心中最美的城市是何等模样？这次对谈覆盖的领域很广，但话题只有一个，关于我们每个人共同生活着或者想要生活在那里的某一座城市。

快慢皆宜 各得其所

史建：



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中国城市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把纽约和巴黎作为不同的榜样，

它们是世界的两个极端，两种理想城市的模式。

在国内，也有这两种理想城市的模式。一种是深圳，深圳基本是落脚城市的模式；另一种是珠海，珠海是宜居城市的模式。大概30多年以前，两个城市的起点是一样的。

表面来看，珠海走的是一个理想城市的道路，同时珠海的经济发展也非常快，从1979年到2015年，曲线是向上升的曲线。珠海的人口也是逐渐往上升的，跟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呈相同的往上上升的趋势。珠海最大的特点就是宜居，保护自然的山水，是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的宜居城市。从它自身的情况来看，发展的也还不错。

但是如果和深圳相比，珠海的人口增长与城市扩张，是不成比例的。欧洲作家曾经写过一本书，把世界上所有那些比较衰落的区域，包括贫民窟、城中村这样的一些区域都作为落脚城市观察。他认为，落脚城市区域是城市化过程当中乡下人在城里学习，逐渐留到城市中来。因此深圳有很多城中村，脏乱差，相对来说比较落后。正是这样的一些区域，造成了深圳对人口强力的吸纳程度。

从1980年到现在，珠海跟深圳的人口差别大概相差8倍，国民生产总值大概也相差8倍。去年统计中国十大最有竞争力的城市，深圳是列在第四位。曾经有人问一个中国香港的学者，未来中国香港怎么看深圳？中国香港人很悲观，说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，再过一二十年，中国香港可能就成为深圳的一个区。

我也在筹备两本书，是帮助珠海的规划局和深圳的规划局策划的。大家认为珠海不温不火，其实珠海在积聚后发的力量。比如说，他们做城市总体规划

从此出发，寻找“理想城”

——关于“何为理想的城市？”对谈侧记

■本报记者 张译丹



的规划师是新加坡著名的规划师，也是新加坡的规划之父。他给珠海一直做到了2026年的规划，把珠海发展的归类做了全新的颠覆。

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：难道宜居不是一个城市很重要的模式吗？上海世博会期间，为了参加城市最佳实践区展览，深圳提了两轮方案都没有被通过。最后，深圳提了一个很大胆的方案——他们有很好的城中村！

在西方超市里卖的油画，其实都是深圳一个村子的画工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整个村子全部都是农民在画油画，《蒙娜丽莎》和《星空》画得最多，最鼎盛的时期占到全世界商品画的70%到80%。像这样的城中村，深圳有成千个。深圳的前身是新安县，新安县管理的范围不仅有深圳、东莞，还有中国香港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深圳就有一到两千个村子。改革开放后，城市化迅速蔓延过来，村民转化成农民式的市民，得到了大量的货币补偿。在后续的城市化当中，这些村子的房子和城市完全不相融合。在这些城中村中，只有这个村子很偶然的，成为了一个画家村。前几年，北京的艺术家居想要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，需要把艺术作品运过去，需要很快的物流，那么最快的物流在哪里？就在深圳的这个城中村！这里每天都有打包的集装箱运往欧洲，所以是最快的通关路径。这里的画工，一个人画一个色块，在每幅画后面都有他们的签名、籍贯、年龄，甚至还有画工专门为西方某些不会画画的“艺术家”代笔，在西方的画廊里拍卖。这里有很好的画家，也有当代美术馆，号称“全世界最大的村级美术馆”。这个村子很小，也很高密度。一楼全部都是画廊，像纽约。楼上全部都是艺术家和画工们的工作室，流水线生产，供给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。

城市的发展，在现在是现实问题。快未必是不好的，慢也未必是不好的……其中的复杂性或许才是城市存在的意义。

不妨发挥人口优势

陆铭：

去年我出版了《大国大城》这本



书，主要是为了向读者解释，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趋

势——人口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向大城市集中？

如果今天大城市现在的现状都不符合人们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，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是往那个方向去走呢？

我来自于上海，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上海的目标是什么？是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，要建设一座创新之城、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。目标提出来非常容易提出，但我们怎么建设这个目标？

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，恐怕未见得是离目标越来越近，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。上海未来如果想要找一个“对标”的城市，我们可能连东京都看不上，我们看的是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。如果简简单单地从经济体量考虑，那么我们是信心的。

全球城市，也被称为移民的城市。截止到2008年，36%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，其中有48%的纽约人在家里是不讲英语的。伦敦在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里，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是37%，这个数据跟纽约的数据非常接近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一个城市真正能够引领中国，成为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的城市，那么首先吸引的就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，这种吸引力会体现在人口结构上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的全球城市的建设和这个目标距离还很远。

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，人才都是用脚投票的——他可以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和工作。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，就看两个变量：第一个变量是收入，第二个变量是支出。我的收入超过支出越大，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越高。这是相当简化的分析，在支出这一端，有两项支出对生活成本影响最大，其中一项是住房，还有一项是服务。

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楼，但是到今天为止，这种城市更新仍然没有停止，曼哈顿还在造越来越高的楼，这其中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，但是人们还要涌过去。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伴生的，真正决定你去哪个城市生活的，其实是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额。

但是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种现象，就是在人口流入时收紧土地供应，于是房价就上去了；同时限制人口，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或者叫消费性服务业的人口。然而享受服务、占有资源、造成污染的人口不受限制，最终对人口的限制也节制了城市的发展。服务性人口少了，服务的价格就提高了，那么城市人的生活成本就会大幅上升，这样的环境怎么去吸引人才呢？

美国的大城市更多的吸引了高端劳动力，同时也更多吸引了低端劳动力。如果一个城市来一个高科技人才，他会带来一个律师、一个医生，另外三个就是超市收银员、家政服务员还有餐馆里的服务员。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。从现有的人口结构来看，我们的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，缺的是初中以下的劳动者。

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。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？最重要是降成本，要有更加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，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适应起来，并且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迈进。

在去全球化的世界，中国恰恰是要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，来利用这个城市的规模经济，要把人口当做资源。有效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，让供给更加适应需求，同时公共服务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，要讲究公正性、公平性。

城市面貌 黑白之间

唐克扬：



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曾经提到过：“当城市是白色的时候……”

这并不是一个笑话，现在处于建筑和城市理论兴起的早期，有很多白色城市的例子。最有名的白色城市的典故来源是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，别看博览会的建筑看上去都是美轮美奂的，其实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造完了，造完之后很短时间又拆掉了。毫无疑问的是，它的成本不高。当时曾经有过一些重要的技术发明，比如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这么快的城市。博览会发明了一种新的

(下转到蓝15版乐活)